

# 一代教育家長眠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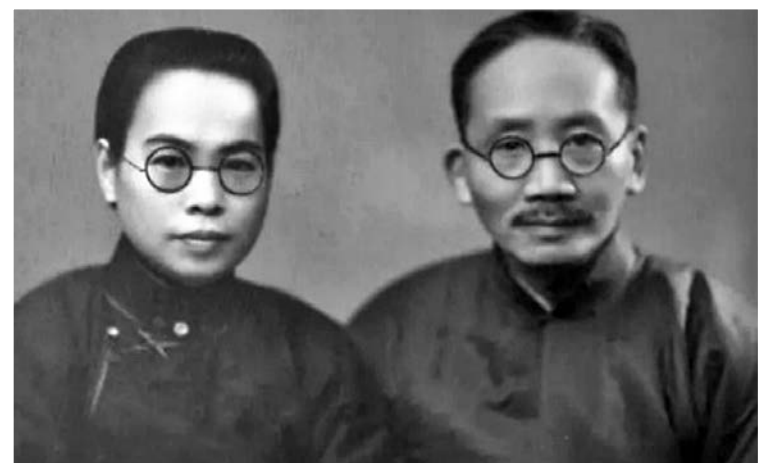
#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後時光



## 蔡元培 篇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墓碑覆蓋着山坡，埋葬着不少香港的望族先人，也長眠着因戰亂未能安葬故鄉的中國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蔡元培。墓園一隅，墨綠色的青麻石墓碑上寫着「蔡子民先生之墓」，一旁記述着墓主的生平。1937年來港至1940年逝世，蔡元培在香港的晚年時光不足三年，那段短暫而安寧的時間，他到底是如何度過的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蔡元培與妻子周峻。 網上圖片



◆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門口紀念蔡元培的「漫步過去」雕塑。

時年71歲的蔡元培於1937年11月29日抵港，他在港島皇后大道中的順斯酒店住了幾日，後由商務印書館安置在跑馬地摩里臣山道的崇正會館，約一個月後，妻子周峻帶著三個孩子來到香港團聚，於次年1月底安頓於九龍柯士甸道156號。他在港的日子十分低調，化名「周子余」，又因身體欠佳，多數時間都是在家養病，基本不出席公開活動。

### 帶病為國事操勞

因為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眾多機構不得不向西南地區遷移，其中就包括蔡元培擔任院長的國立中央研究院下屬的10個研究所及總辦事處。蔡元培原本打算將香港作為中轉站，然後前往重慶，然而本就不老體弱他抵達香港後便病倒，再經不起長途跋涉，因此只能留居香港養病。

蔡元培在香港時活動邀約者甚眾，但因在病中多數只能推辭，唯一一次公開演講，是1938年5月20日他應宋慶齡之邀，出席由「保衛中國大同盟」和「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在中環花園道聖約翰座堂舉行的美術展覽，發表了一次公開演說。在演說中他提到：「美術乃抗戰時期之必需品……抗戰時期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又有強毅的意志，而美術上優雅之美與崇高之美足以養成之。」蔡元培一向提倡美育，篤信美育可以發揮重要的社會作用，當處於戰時，他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目光長遠。

◆中環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蔡元培曾在這裏發表公開演說。

與此同時，他還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工作，並被推舉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逝世前3個月，他還曾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作會歌一首，詞中寫道：「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禦強敵。」

### 遙聞天才愛女猝逝

柯士甸道156號比鄰嘉諾撒聖瑪麗書院，重視子女教育的蔡元培將三個年幼子女蔡懷新、蔡晔益、蔡英多都送入這所學校就讀。平日裏深居簡出，他保持着寫日記的習慣，並開始自撰年譜，他從商務印書館借來《陸放翁全集》和《王陽明全集》，手不釋卷。

1939年5月，蔡元培在港得知了長女蔡威廉於昆明去世的消息。蔡威廉是蔡元培與第二任妻子黃世振（仲玉）之女，幼時便與父母一起旅居德國、法國和比利時，後進入法國里昂美術學院學習，學成回國



◆中環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蔡元培曾在這裏發表公開演說。

進入杭州國立藝專任教，她才華橫溢，尤其擅長肖像畫，當時因抗戰流亡昆明，又失去經濟來源，在家中產下一女後，死於產褥熱。起初，蔡威廉丈夫林文鏞並不想將這一消息告訴病中的蔡元培，在寄往香港的家書中仍以威廉之名問候，但最終蔡元培還是在報紙上見到蔡威廉遺作展覽的報道，才知道女兒已不在人世，他的悲傷無法排遣，只能寫下《哀長女蔡威廉文》寄託哀思。

### 萬人空巷的葬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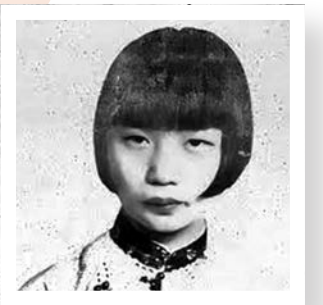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寓所失足跌倒，4日入養和醫院治療，於一日後溘然長逝，享年72歲。3月10日，商務印書館主持為蔡元培舉殯，當日全港學校和商店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的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再經波斯富街、軒尼詩道、皇后大道、薄扶林道，進入南華體育場公祭，參與公祭的有學校師生、政商界和文化界人士，沿途更有五千餘位市民列隊目送。上世紀四十年代香港人口只有50萬人，足以看出蔡元培是何等受人尊敬。



◆蔡元培子女曾短暫就讀的嘉諾撒聖瑪麗書院。



◆蔡元培的墓碑刻着「蔡子民先生之墓」七字。



◆蔡元培長女蔡威廉。 網上圖片

## 曾三度來港 一生簡樸貼地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曾出版《從翰林到教育家：蔡元培及其事業》一書，他多年來研究近代史，對蔡元培一生事跡如數家珍，蔡元培後代來港拜祭掃墓，他幾乎每一次都有陪同。「前些年他的家人及學生來港，我們曾一起去柯士甸道蔡氏一家曾住過的地方探訪，他的小兒子蔡英多仍記得小時候曾暫居的住處。那座建築物應已重建過，變化很大，我們只能在外面拍照留念。」周佳榮說。

周佳榮翻查資料，發現在1937年前，蔡元培其實已經兩度訪港。「第一次是他二十多歲，有位高姓人士與他一同中進士，高某家鄉在潮州，他便邀請蔡元培到自己家鄉住了一個多月，又同往香港，高家在西環有間南北行店舖名叫「元發堂」，樓下是商舖，樓上是客棧，蔡元培在那裏住了一兩個禮拜，還寫下一幅字送給主人家。」周佳榮透露，後來「元發堂」拆除，舊物都被香港歷史博物館保存下來，但並未見到這幅字，他推測可能是已被高家後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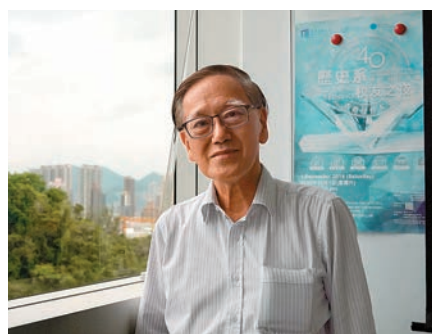
蔡元培再度訪港，是1931年受香港大學之邀。「他是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又任北大校長，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三重身份令他在教育界聲名

顯赫，因此港大會邀請他。」但這次訪港鮮有人知，周佳榮也是近年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周年紀念的照片集中見到一張蔡元培與當時中文學院人士的合影，才知道蔡元培這次訪港經歷。

周佳榮也提到，1937年來港後，蔡元培沒有公開活動，但並不意味着他不參與公眾活動，其實他仍心繫中央研究院的事務，以及抗戰的狀況：「1937年至1940年間，中央研究院的幹事會議在香港召開，蔡元培負責主持；他亦有與宋慶齡發送電報，向不同國籍機關公開呼籲要制止日本的侵華行動。」一些內地來港人士，也時常去拜訪蔡元培，這樣的應酬十分頻密，據周佳榮統計，蔡元培在港兩三年中，前來拜訪他的少說也有一百多人，與內地的書信往來則更加頻繁。蔡元培有時也會寫文章，有舊生或相識請他題字，他也會欣然應允，比如培英中學學生出刊物時請他題字，他便題了「培英學生」四字。

### 低調貼地的北大校長

關於蔡元培的選葬問題坊間多有爭議，不少人都認為，應將蔡元培的墳墓遷回北大。周佳榮說，不遷葬是蔡氏後人的選擇，他們不願安葬已久的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先人再受打擾，因此讓他繼續長眠香港。周佳榮認為，若要遷葬，難免會耗費人力物力，這並非蔡元培這樣低調樸素的人願意所為：「他擔任北大校長多年，卸職後卻連一間私屋都無，還是靠北大學生湊錢，買了一間屋給蔡元培，讓他可以安居。在工作時，他有自己的司機與車但從不用，因為他喜歡走路，早晨走去上班，路上與校工、學生打打招呼，到底還是一個樸素的讀書人。」

而這樣的低調與樸素也延續到他的後代身上。浸會大學最早有幾間宿舍，校方決定以名人名字命名，其中一棟便叫「元培堂」，後來浸會大學曾邀請蔡元培之女蔡晔益來參加活動，她不住進校方為她安排的酒店，而是選擇在「元培堂」宿舍中住，因為那樣便可以與學生交流。

## 大學何為？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25歲成進士，任翰林院編修，他潛心讀書，接觸西學，同情維新派，逐漸萌生革命思想，因此於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清政府殺害譚嗣同後，他毅然離開翰林院，返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他的革命生涯亦是從那時開始，1904年，他與陶成章、魏蘭、龔寶銓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光復會，擔任會長，密謀武裝起義，次年加入同盟會，藉助學校和報紙培植革命力量。1907年他前往德國留學，在萊比錫大學研究了3年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民族學，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回國，他被孫中山任命為教育部長。雖有着革命家、翻譯家、近代民族學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但蔡元培最為人所知的，還是他在教育方面的貢獻。

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他任北大校長之初，北大校風敗壞，許多人不是想着加官進爵，就是私生活十分腐敗，於是他在校內成立「北大進德會」，讓大家自願參加，約束個人道德，以重塑良好校風，對大學的德育起到引領作用。現時我們所說的「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其實就是蔡元培提出的理念。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因為這一提倡，令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宣傳了民主自由的理想，也誕生了李大釗、陳獨秀這樣的人物。但作為五四運動的代表之一，蔡元培並

不像別人那樣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他仍強調中國文化的重要性，認為應該基於中國文化傳統，融入西方文化。

「蔡元培也認為大學不可以太市儈，教育者不可以總想着升官發達，而且認為光靠大學做研究是不夠的，應該要有更高級的研究所，於是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現時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其實都是以中央研究院為前身。」周佳榮說。

蔡元培也提倡男女平等，更打破了中國大學只收男不收女的成規。「當時北大清一色都是男生，北京一些女校畢業生就去問蔡元培：校長，我們可以考北大嗎？蔡便回答說，等我查一查。於是他回去查校規，然後告訴女學生們，校規未寫明女生不准入學，只要你們考試合格，我便會收。於是有了中國第一批國立大學的女學生。」周佳榮認為，蔡元培雖然為人低調，但在處事上其實做到了「開風氣之先」。

我們其實可以從蔡元培所整頓後的北大中，看到一個大學應該有的模樣。周佳榮說：「然而如今新聞中可見，最高學府也未必重視道德。蔡元培的理念放在今天，或許有些已過時，但仍有一些值得參考，但我們現在的大學能否做到呢？」



◆北京大學燕園內的蔡元培雕像。 網上圖片